



類說目錄卷之十五

談賓錄

著毛羅荀

笑中刀

開通元寶錢

閻立本圖

畫家三祖

守鴨綠之險

土山頭

醫者意也

下第詩

劇談錄

黃中君鬼谷子

金盆漬白龍皮

玉蘂花
煉炭炊飲

白傳泛舟往香山
灘有鸚鵡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謫仙怨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賈氏談錄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石上刻有道字
龍尾道

貢院榜
綺紈子

六籍奴婢
院體

白傳塚
海鷗詠

伐叛亭
白傳不賜謚

八角井
文中子

百衲琴
華岳掌

澄泥硯
虞美人

風水性
厄在白馬

晉公譚錄
朝衣不可臨吊

五星在奎
木掩房

墨慘衣
御宴值雨

趙普位故相上
御宴值雨

先公談錄

仕官忌太速

照袋

起復佩魚

拜宰相父母

龕官

竇氏五龍

見客問三事

尚書裏行

侯鯖錄

宗室之雋

天下生齒數

江南馮延巳詞

法帖

題擷芳亭詩

換得西湖十頃秋

玉樓銀海

換羊書

張公庠詩

善佞

杜子美墳

開元樂調

草書錢文

王仲至召試詩

圓通不出世

滕道達五言

二宋詩

櫻桃薦酪

柳三眠

碧牋題詩

夢拋毬詩

鸚鵡呼琵琶

宣赦詩

回鄉詩

元夕御樓詩

劉貢父詩

惟石詩

李白峰頂寺詩

謝番羅襖詩

姚嗣宗詩

司馬公詩

妓求叅寥詩

小溪詩

東坡詩

醉僧祭文

鬚多中相法

晏叔原詩

春秋月

秘色磁器

馬一疋

紫桑令

狀元徐適詩

張坦化為蛇

陳知默詩

三平二滿文字

張安道前生

李白墳

京城

江珧桂

內庫酒北苑茶

對屬

還鄉和尚

錢王詩

傅逸人詩

類說目錄卷之十五

類說卷之十五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談賓錄

著毛蘿蔔

唐率府 馮先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註蹲鴟

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

笑中有刀

李義府狀貌溫恭而褊急陰賊忤意者必加

類詩 卷之十五
傾陷人謂咲中有刀

開元通寶錢

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名其書皆歐陽詢之所爲也初進樣文德皇后指一甲痕因鑄之

嚴立本圖

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爲王會篇今卉服鳥章備集鸞邸宜圖其事以貽于後詔閣立本圖之莫不盡該

毫末備得精神

畫家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爲畫家三祖守鴨綠之險

元萬頃爲遼東管記作檄文譏高麗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敬聞命矣移兵守之萬頃由是坐罪

土山頭

諸曹郎中不自員外除者謂之土山頭趙謙

先自大理正卿爲戶部郎中員外郎趙浩嘲
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番
作土山頭謙光答曰錦帳隨情設金樽任意
熏惟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醫者意也

許喬宗名鑿人問何不著書曰醫者意也脉
之深趣不可言傳

下第詩

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綠鱸憶松江

滿箸紅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劇談錄

黃中君鬼谷子

竇庭芝與卜者葫蘆生相善一日謂曰君家
禍將至遇黃中君鬼谷子方可救教庭芝物
色求之得李泌傾心結之未幾遇朱泚之亂
庭芝陷賊中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
聞特貸其死帝曰黃中君蓋指朕謂卿爲鬼
谷子何也

金盆漬白龍皮

李德裕當盛暑會客以金盆漬白龍皮於坐側
須臾涼颼爽氣凜若秋高

玉蕊花

唐昌觀有玉蕊花甚盛一日有女子容貌婉麗
遶花而行觀者如堵忽折花數枝曰昔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飄然乘空而去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擁七香車
扳枝弄雪時回首驚惟人間日未斜

煉炭炊飯

洛下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華侈盛具召之曾不下筋李曰試食此以炭炊豪家子勉食一七日凡以炭炊先燒炭熟謂之煉火此炊炭尚未煉也後經兵亂豪家子丐食山寺而卒

白傳泛舟往香山

盧簡辭遊伊川別墅忽有二童子操蓬艇中有白衣人與僧偶坐船後以桐醜而炊吟笑

宛若神仙問之乃白傳泛舟往香山也
灘有鴻鵠

河南伊闕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
灘出石礫金沙清澈可愛牛僧孺爲尉一日
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
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鴻鵠僧孺祝曰旣能有
灘何惜鴻鵠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果
拜察院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裴晉公未第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
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
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
州未平須待此人爲相僕聞其語遽告公公
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後果如其言

謫仙怨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州謂高力士曰
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於此馬上吹笛爲曲號
謫仙怨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元稹已老以明經中第亦工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見之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退未幾制策登科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之賀不第故也

賈氏談錄

石上刻有道字

贊皇公平泉庄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

惟石故公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絕矣惟鴈翅檜珠子柏連房玉蓋存焉惟石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兩字

龍尾道

含元殿前龍尾道路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

貢院榜

石諭及貢院字用淡墨毡書李紳侍郎將放舉人命吏書榜未及填右諭貢院字吏暴卒

表言 卷之十五 六
令史王昶善書被酒染筆不能加墨一榜之內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成故事

綺紈子

牛竒章初與李衛公飲僧孺曰綺紈子何預斯堂衛公銜之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衛公門人章瓘撰文宗曰此必假名僧孺若貞元進士豈敢呼德宗爲沈婆兒也

六籍

劉蕡讀文中子曰才本中庸擬上述作或闕

於六籍何如曰猶奴婢之於卽主後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

院體

中士士人札翰多爲院體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院體近吏故吏胥放其書大行於世遺法至今

海鷗咏

顧况師事李泌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卒作海鷗咏大爲權貴所嫉貶饒州

司戶作詩萬里飛來爲海鳥曾蒙丹鳳借枝
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梟奈爾何

白傳塚

白傳塋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塚前方
丈之土常成泥澶

伐叛亭

李贇皇平上黨回鶻自矜其功平泉庄置構
思亭伐叛亭

白傳不賜謚

白傳大中未有奏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
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弟敏中奏立神道

碑李義山文也

八角井

滑臺城北嘗有昏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鑿
八角井於城隅以鎮之

文中子

隋末隱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學者國初
多居佐命之列劉禹錫盛稱王通能明王道

以大中立言由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百衲琴

李沂公百衲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無比

華岳掌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卽見之日暮則漸隱不見

澄泥硯

絳縣人善制澄泥縫絹袋至汾水中踰年而

取之陶爲硯水不涸又鄴郡二臺舊瓦有維箕之狀斷爲硯則愈於澄泥

虞美人

褒斜山谷中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而無花葉皆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

風水性

陝河風性寒民多傷風河洛以東地鹹水性冷故民雖哺粟食麥麵而無熱疾滑臺風水

類言 卷之十五 九
性寒冷尤甚士民啖附子如芋栗

厄在白馬

李德裕有術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蓄白馬後爲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典淮南獄公坐是竄南海

晉公談錄

五星在奎

太宗卽位五星在奎居兗州地分太宗爲晉

王領兗海奎爲天上奴僕宮故執御者皆驟居富貴

朝衣不可臨吊

王樞密父太師頃背朝士弔者朱紫盈門獨徐鉉携一麻袍角帶客次更易訖方入弔或問之曰朝衣不可臨吊

墨慘衣

艾仲孺侍郎言祖母始嫁衣笥中有墨慘衣妯娌問之云父母令候夫家私忌日着此慰

尊長今此禮亦亡

木掩房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三日馮拯薨時火守房王欽若薨時火拂房

趙普位故相上

趙普初拜相太祖曰汝雖爲相坐立班頃讓舊相普曰陛下創業以臣爲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故相直須在上太祖佳之又嘗奏事忤旨上怒手裂奏章投而擲之普徐拾起開

展復奏上愈怒拂袖起普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

御宴值雨

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歡而罷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先公少多病灸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在大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不足慮也

照袋

王太保每天氣和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携照袋貯筆硯韻畧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照袋以馬皮爲之四方有蓋并襍五代士人同用之

起復佩魚

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幘頭慘紫公服每日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爲飾亦見其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敏

升堂拜宰相父母故事

丞相如在具慶或偏侍百官就私第請謁必先通起居方見丞相事分深者皆升堂拜如

不升堂亦須向北遙拜近日少行此禮

龕官

唐士大夫重內輕外任方面者目爲龕材張
燕公愧無通材供國龕使薛許昌謝人惠茶
詩云龕官乞與真拋棄賴有詩情合得嘗王
彥威仕元和間爲太常博士累官至大僚其
詩云貔貅十萬擁雄師正是酌恩報國時汴
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
關西將坐列青娥趙國姬爲報長安冠蓋道

龕官到底是男兒彥威時爲宣武節度使

竇氏五龍

諫議大夫竇禹鈞子五人俱進士及第馮道
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
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

見客問三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
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缺失

尚書裏行

舊語太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職器清重不與他卿監比也先公為翰長以病求為大蓬又太常卿在六尚書下與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

侯鯖錄

宗室之雋

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注云謂諸劉

見在者何多寡不同如此豈莽殘啄之餘四百人者皆贅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為莽稱雋耶

天下生齒數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三十三萬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萬四千五百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唐九百六萬

本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

五十七萬真宗八百六萬仁宗一千一百九十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三十萬

江南馮延巳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言一詞云馮延巳
撰詞云銅壺滴漏初盡高閣鷄鳴半空催啓
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塔前御柳搖綠仗
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旂百轉春風
侍臣踏舞重豐聖壽南山永同

法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疾
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
宋兵革之際當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
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
也

題擷芳亭詩

歐永叔閑居汝陰時一妓能畫記公所爲歌
詞公戲之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陽移汝州

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
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來作守
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換得西湖十頃秋

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
盡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
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復汝移揚作詩云二
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
也

玉樓銀海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
眩生花後見荆公道家以兩肩爲玉樓目爲
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換羊書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爲換鷺字韓宗
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
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
日以生辰制撰紛冗宗儒從作簡次圖報書

來人督索甚急公咲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張公庠一詩

張公庠少能詩一絕云一年春事又成空擁
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過雨馬蹄無處
避殘紅

善佞

荊州有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云昨初
入境見虎狼相尾西去此乃善政所感有頃
村人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

必畧食便過

杜子美墳

在未陽唐史云至未陽以牛炙白酒一夕醉
飽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
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其嗣業始塋偃師首
陽山當以誌墓爲正蓋子美自言晉當陽侯
杜元凱之後故世塋首陽山子美父閑嘗爲
鞏縣令故子美爲鞏縣人首陽山在官路之
北古塚累累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子孫附

堊者數十但不知孰爲子美墓耳

開元樂調

沈括爲翰林學士有開元樂調四首裕陵愛之云鸛鵲樓頭日暖蓬萊殿裡花香草綠烟迷步輦天高日近龍床樓上正臨空闕雲間不見人家寒食輕籠薄霧滿城明月梨花按舞驪山影裏回鸞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華滿陌春風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隊穿花一片紅雲開處外人遙認官家

草書錢文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一囊中猶貯御書錢

王仲至召試詩

王仲至仁宗時名儒召試學士院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宮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墻宿華岳觀詩云凌空

類詩 卷之十五
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恠地仙教
俗客殷勤留看華山春後再題云石臺流水
共蒼苔青竹林間一逕開可惜梨花飛已盡
年來遊客始重來

圓通不出世

圓通禪師法秀立身峻潔不肯出世作頌云
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繫便休大抵是
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滕達道五言

滕達道長於五言內省詩云寒食邊聲斷春
風寒更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肯同兒女
曹黃金粧劍珮猛獸畫旗旄北極狼星落中
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着赭黃袍

二宋詩

宋茗公兄弟皆有高名召作落花詩云一夜
東風拂苑牆歸來何處剩淒涼漢臯佩冷臨
江濕金谷風危到地香淚臉補痕頰懶隨舞
臺收影費鸞觴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

盡可傷景文詩曰墜素飛紅各自傷青樓烟
雨忍相望欲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
粧滄海客歸珠迸泪章臺人去骨遺香可能
無意傳雙蝶更委芳心與蜜房西湖展江亭
詩云鑿開魚鳥忘形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櫻桃薦酪

杜牧之櫻桃詩曰思用烹驛酪從將玩玉盤
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

柳三眠

李商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猶聞一過
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云漢苑外有
人形柳一日三眠三倒

碧箋題詩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園蒔花木一日有
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
坐甚款洽將別出小碧箋題詩曰相思無路
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闈獨歸處
曉鶯啼斷綠楊枝

夢拋毬詩

李慎言字希古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毬
人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侍宴黃昏未肯休玉
堦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咲倩傍人
認綉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颺綉毬
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西樓堪恨隋
家幾帝王舞裙按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拋毬
處不是熏爐舊日香

鸚鵡呼琵琶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
正每呼琵琶卽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
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持正感傷成
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
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宣赦詩

張舜民紹聖中入元祐責籍貶長沙赦書猶
不赦黨人有宣赦詩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
水濱國嚴三歲禮恩洒萬方春舟楫親南斗

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回鄉詩

賀知章回鄉詩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
事半消磨惟有門前碧湖水春風不減舊時
波又云幼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髮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

元夕御樓詩

元祐中元夕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
持正爲左右相持正扣禹玉云應制上元詩

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童
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彩山獨賞禹
玉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
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
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
樂君王又進紫霞盃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
一盃

劉貢父詩

劉貢父自校書郎出倅海陵詩云壁門金闕

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
却從雲氣望蓬萊

恠石詩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恠石一絕云山魑水恠
著薜荔天綠辟邪眠莓苔鈎簾對坐心語口
曾見漢唐池館來

李太白峯頂寺詩

曾阜爲蘄州黃梅縣令有峯頂寺去城百餘
里在亂山中人跡不到阜按田偶至梁間小

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詩云夜宿峯
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謝番羅襖詩

熙寧中黃魯直爲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
色番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香羅
淺色衣着來春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
爲說王孫脫贈時

姚嗣宗詩

東坡於關中驛舍見一詩喜而錄之初不知

姓名後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玄武門
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榭樓蘭劔買得耕
牛教子孫

司馬公詩

司馬池待制溫公父也有詩云冷於陂水淡
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
成應遣一生愁

妓求參寥詩

參寥來徐州訪東坡坡席上戲令一妓求詩

云多謝樽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
已定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題小溪詩

參寥錢塘題小溪詩云城根野水綠逶迤裊
裊輕舟掠岸過欲採芝蘭無覓處野花汀草
占春多

東坡題詩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
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

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
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醉僧祭文

東坡云蘓州有僧好飲以醉死將死自祭文
云惟靈生在閻浮提不食不妬愛吃酒子倒
堦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斷得
何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沾

鬚多者中相法

黃魯直云髯多而踈秀者必貴密而泛短者

乃神氣不足都尉王晉卿殿帥曹貫道皆無
鬚每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嘗道鞏洛間
有後唐莊宗廟神像兩眼外皆髭也作詩寄
貫道云伐梁繼李號良圖却惑歌兒便喪軀
拂拭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鬚髯

晏叔原詩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
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曰小白長
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

客主頌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

春秋月

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開盛色鮮霽夫人曰
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
悅坡笑曰誠如子言卽召客飲作減字木蘭
花云春庭花午搖蕩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
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
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秘色磁器

今之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不
得臣下用之故云秘色比見陸龜蒙集越器
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
中秋盛沆瀣共稽中散鬪遺盃乃知唐已有
秘色非錢氏爲始

馬一疋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
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疋耳故後人號
爲一疋又應劭風俗通曰馬一疋或曰馬夜

行日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
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曰春秋左
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疋與馬適相
疋耳

柴桑

今士子多使柴桑翁爲淵明不知劉遺民曾
作柴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
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
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狀元徐適詩

崇寧初特奏名狀元徐適詩云白髮青衫晚
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
得官花醒後看

坦化爲蛇

林棣縣虞侯張坦暴酷嗜利病死塋城外月
餘夜夜叫呼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
視之身已化巨蛇頭面人也取置荆園中體
寒索厚被日食肉二斤酒一斗復得人言後

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其家送置山中
陳知默詩

歐公晚年喜陳知默詩恨不多但說其兩聯
一云平地風烟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一
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三平二滿文字

傳頌之作中丞彈劉仲馮一日貢父見之曰
小姪何過致煩臺評頌之慚云也只三平兩
滿文字貢父笑曰七上八下入材

張安道前生

張安道責知滁州遭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
悟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問其徒
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匣在屋
山取視之筆迹宛然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
此經入金山寺印施及東坡作杭倅遊壽星
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
作詩記之

李白墳

李太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然州之南青山
有正墳或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稿塋
於此後遷窆青山焉

京城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周圍十三
里高四丈八尺西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
里周圍十三里高三丈三尺本朝東京宮城
周圍五里舊城周圍二十里卽汴梁城也唐
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闕城亦

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詔別築新
城周圍四十八里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
新城裕陵命內使宋用臣重築之

江珧柱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其甲美如玉骨柱膚寸
郭景純江珧賦云玉珧海月肉吐石華世人
不用此珧字是未知此耳

內庫酒北苑茶

東坡云諸葛筆譬如內庫酒北苑茶山谷曰

類詩
卷之十五
衙香椽燭與京師婦人梳頭亦天下所不及
對屬

東坡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却羞郎
可爲的對

還鄉和尚

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
踪不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
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
有納土之應

錢王詩

錢王有詩曰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
是真若也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傅逸人詩

傅逸人巖真宗時人贈張忠定詩曰思把浮
名買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
事門外風花自往還張谷云蕭蕭疎葦映門
牆見說新秋鱸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
冤鬼遶寒塘又題壁云寒蛩入夜忙催織戴

勝春深苦勸耕人若無心濟天下不如虫鳥
有何情

類說卷之十五 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六

松窓雜錄

阿瞞謹為上客

通馬經

曾天子祖天子

生日湯餅

蕪瓌有子本嶠無兒

牡丹詩

開元東封圖

一子不事女主

夜明簾解張說難

王山人按冥

古鏡

白鸚鵡

論明皇

異物

明皇雜錄

玉龍子

虛有其表

衛士棄食

白駱駝

玉花驄

舞馬

天下字唯朋字未正

戴竿詩

牛袖客非宰相器

取樂富貴

玉葉冠夜光枕鐮子帳

金盆貯瑟瑟二斗

王維以詩免罪

貂皮帽步搖釵

舞凌波曲

力士食薺詩

懷慎儉素

四絕

詠尹字

死姚崇算生張說

九齡歸燕詩

一鷗挾兩兔

房瑄為承公後身

甘露羹

一行求算法

觀舞劍畫壁

罷相賦詩

書囊鼠變大

恃才浮誕

明堂火珠詩

李嶠真才子

三十年無總麻喪

王簫琵琶

李龜年建第

四壁畫龍

牛炙白酒

按轡木陰下

鐵如意質酒

樂府雜錄

天子樂

文武舞

驅儼

左右教坊

八疊戲

三代立論詰一身能唱歌

永新歌

阿母錢樹子倒

張紅紅

米嘉榮

舞

舞劍器

胡旋舞

直項曲項琵琶

記節奏

箏篴篥

李牟吹笛

銀字管

五絃彈

弄叅軍

擊甌

斷琴

柏板

宮聲往而不返

大郎神

夜半樂曲

水蠶織錦

望江南

吹蘆管

黃駘

傀儡子

徵音無調

方響

見聞雜錄

鸞孤奉職

夢鷓鴣生女

夢燈

筵在西清

池州李長史

四畏堂

宋公遺戒

燭燒幙頭

倦游雜錄

竹不根而茂

皂羅糊屏風

出自孤寒

相逢不改舊時青

鍾離二詩

三司點胥

無比店有巴樓

十年騎馬聽朝鷄

倚閣春秋

點絳唇詞

盤量出剽

藏懽詩

宗叔詩

待哭斯文久矣

詭謀殺娼

金鑿長老

苑中獅子

權頓幘頭

匍匐圖

罨畫流蕪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夢手捧天

始終言新法

眼前何日赤

高麗求王平甫詩

戲陳亞

舍人面色如衫色

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下官踪跡轉沉埋

教坊雜劇

鞏大卿獻放生

一網打盡

啗男胞衣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蜥蜴求雨

杜園賈誼

盛天下蒼生

改裴公贊

明年強健更重來

天狗下勾當公事

山藥

終慎思啓

茶床謎

落牙詩

不覩歌舞

飛魚易名鴟吻

體貌大臣

貴老近戚賦

平調二曲

錄公得替

無花果

今日誰非鄭校人

彈御膳有髮

范文正公蚊詩

三拗

善譚驛

得意之所勿再往

著也馬留

宋羅江

類說目錄卷之十六

類說卷之十六

宋溫陵曾

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松窓雜錄

阿瞞謹為上客

明皇幸寧王宅飲甚歡曰大哥好作主人阿
瞞謹為上客明日寧王等奏天子言動雖左
右史書之恐不能載閨門之美乞臣與兄弟
日輪一人書之以送史官至天寶末成三百

卷上寶惜是史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先
焚此閣故帝之實錄百不叙及三四明皇幸
東都與一行師登閣臨眺上歎曰吾甲不得
終無恙乎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
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一行之言

通馬經

明皇問黃幡綽誰通馬經對曰三丞相皆通
帝問何以知之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
乘皆良馬因知其通馬經上為大笑

曾天子祖天子

明皇在宮邸乞假歸京會暮春豪家子數輩
遊昆明池遊勝宴集上戎服臂鷹直突至前
諸子頗有難色一少年唱今日各陳門族官
品上大聲曰曾天子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
王少年驚走上滿引酒徐起上馬而去

生日湯餅

王后寵衰泣曰三郎不記阿忠脫紫半臂為
生日湯餅耶上為戚然阿忠后父號

類言 卷之十六
蘓瓌有子李嶠無兒

中宗嘗召宰相蘓瓌李嶠子進見上曰爾宜
奏所誦書頗奏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嶠子亦進曰新朝滋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
蘓瓌有子李嶠無兒

牡丹詩

明皇殿內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最
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帝謂妃子曰粧鏡臺前飲一紫金盞則正封

之詩可見矣

開元東封圖

文宗幸三殿東亭見橫廊架巨軸其上命內
臣懸於廡下乃開元東封圖也上舉白玉如
意指張說輩數人嘆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
則吾可見開元矣命美酌數爵促步輦歸寢
殿嘗語李石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醲酌
以醉解之

一子不事女主

狄梁公爲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止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縱獵携雉兔來歸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欲者姨曰相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王公大慚而退

夜明簾解張說之難

姚崇爲相一日對便殿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之疾非足也因

前奏張說事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說未遭崇奏日前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說大怒擒送京兆尹生厲聲曰觀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相豈無緩急用人乎反斬斬於一婢耶說竒其言釋之兼以侍兒與之一旦忽曰公爲姚相國所譖外獄已具請以公所實雞林夜明簾用計於九公主必能解公之難主言於上曰獨不念在東宮時思欲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上急命

高力士就御史臺索前按獄事並罷之
王真山人按冥

太尉衛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有王山人者請
謁曰某善按冥也紙上書八字曰位極人臣
壽六十四後果驗

古鏡

秦淮漁者投網得一古鏡照之歷五臟六腑
白鸚鵡

林邑國進白鸚鵡魏徵諫曰鸚鵡能言不離

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戒

論明皇

德宗論李泌爲相上嘗語及明皇嘆曰中原
之禍自林甫始明皇以英特之姿何不察耶
泌曰明皇幼年歷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戾
園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過也降
封臨淄旋又出閣有漢高之多異杖蕭王之
赤誠英威一振姦凶自殪而夙尚儒學深達
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善武帝更僕之問自

登寶位樂近正人既勤政事又得良臣及嗜
欲稍深政亦怠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
桓以管仲存霸業成管仲亡而諸難作上怡
然聽從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

異物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綃縷白玉香囊并玉
鑲子長二尺餘異竹篾長二百餘尺韋愨夢
中所獲軟羅蜀纈巾剡賓國黃金衣西蜀織
成蘭亭翠管上鏤盧思道宴歌行白玉劍長

二尺餘

明皇雜錄

玉龍子

帝爲皇孫時天后竒之曰此兒當爲太平天
子取玉龍子賜之玉龍長纔數寸精巧異常
本太宗晉陽時物帝甚寶惜後因旱祈雨必
應

虛有其表

帝命蘓頊爲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制云國之

類言 卷之六 六
瓌寶上曰虛有其表

衛士棄食

帝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
上怒令杖殺之寧王曰從複道窺衛士之過
恐人不能自安上曰大哥於我可謂急難

白駱駝

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蕃界一萬二
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哥舒翰鎮清海路
遠遣使常乘白駱駝奏事日馳五百里

玉花驄

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

舞馬

帝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各有名稱曰
某家驕其曲曰傾盆樂者數十馬皆衣以錦
綉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
山取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所得不知其
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爲
妖擊之而斃

天下字唯朋字未正 戴竿詩

上御樓教坊工人恨苦戴竿於百尺竿施水
山狀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與劉宴
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貴妃置膝下爲施粉
黛與巾櫛上問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
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妃令詠戴竿詩晏曰
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爲綺
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命賜牙笏黃
紋袍

牛仙客非宰相器

上用牛仙客爲相訪於高力士外議如何力
士曰胥吏非宰相器上怒曰卽當用康訾蓋
一時忿詞舉其極不可者或報訾便當爲相
訾頗爲信焉

取樂富貴

楊國忠謂客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椒房以至
於此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更當
取樂於富貴耳

玉葉冠夜光枕鑠子帳

特盈公主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
鑠子帳皆希世之寶

金盆貯瑟瑟二斗

號國夫人恩傾一時所居本韋嗣立宅韋氏
子弟方晝偃息忽見婦人衣黃衣衫降步輦
侍婢數十人謂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
氏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
百登東廂撤其瓦木韋氏卽携琴書委於衢

路嘆不才爲勢家奪古人之戒見於今日堂
成以金盆貯瑟瑟二斗以賞匠者後因大風
折木墜石堂上畧無所損撤瓦以觀者承以
木瓦

王維以詩免罪

祿山犯闕獲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凝碧池
樂工雷海青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被殺王
維爲罪拘于僧寺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
百官何日得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

類詩 卷之十一 九
頭奏管絃書于壁賊平維以詩免罪

貂皮帽步搖釵

天寶初時士庶好爲胡服貂皮帽婦人則步
搖釵窄小襟袖識者竊嘆

舞凌波曲

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貴妃賜以金粟裝
臂環

力士食薺詩

高力士謫巫州山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作

詩寄意曰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華夷雖
有殊氣味都不改

懷慎儉素

盧懷慎儉素奉身之具唯一布囊門無簾箔
風雨舉席以障宋璟見之命設食盤中水豆
兩甌菜數俎而已旣沒惟一老蒼頭請自帶
終喪事

四絕

韋嗣立拜中書令蕪環署官告頗爲詞薛稷

書時號四絕

詠尹字

蘓頌幼纔能言有京兆尹過旣去今頌詠尹字乃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以人

死姚崇算生張說

姚崇張說同位宰輔崇病戒諸子曰張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人稍奢侈吾沒後同僚當來吊汝盛陳服玩寶器於帳前若不顧舉族

危矣彼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爲請得真文卽時錄進仍先礮石使速鐫刻張常見事遲若數日後必追悔姚沒張果至日其服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謂極筆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重刪改諸子引使者視之碑已功畢說悔恨曰死姚崇猶算生張說

九齡作歸燕詩

頌說

張九齡在相位李林甫陰欲中之九齡作歸
燕詩贈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
滓淺只見玉堂開朱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退恚
怒稍解

一鵬挾兩兔

張九齡裴回鄉罷免之日二人鞠躬卑遜林
甫抑揚自得觀者曰一鵬挾兩兔

房瑄爲永公後身

開元中房瑄宰相廬真人邢和璞暇日同出
城至一廢寺竹間以杖叩地令掘之得一餅
餅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謂瑄曰省此乎瑄
卽酒然悟其爲永公後身也語瑄終身事多
驗

甘露羹

李林甫壻鄭平爲省郎林甫見其髮髮斑白
因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鄭卽食之能烏髮
翌日食之反白髮如鬢

一行求算法

僧一行通大衍算法聞天台國清寺僧某術精往求之至寺未敢入竊於門間窺之見僧於庭下布算曰當有弟子來求吾術須門前水西流弟子乃至一行乃趨出請教僧眎門前溪水舊東流忽西流遂授其術

觀舞劍畫壁

吳道玄善畫佛尤長於圖寫鬼神將軍裴旻請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

觀其壯氣可助揮毫旻欣然爲舞道玄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罷相賦詩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林甫中傷而罷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未罷前數日厨中數鼎躍出相擊足耳俱折繼貶宜春而卒

書囊鼠變犬

李林甫一日晨興取書囊疑其重開視之一

大鼠躍出變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林甫惡之餘月而卒

恃才浮誕

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

明堂火珠詩

崔署作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未幾署卒無子惟一女名星蓋詩識也

李嶠真才子

上置酒興慶宮有獻水調歌頭者云山川滿目泪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如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

三十年無總麻

崔林群從多至大官每宴集組綬相輝設一榻置象笏猶重疊其上三十年間無中外總麻之喪

玉簫琵琶

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有馬仙期李龜
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
百事中官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羅木
爲之光潤如玉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

李龜年建第

樂工李龜年於東都通袁里建居第中堂制
度精絕今裴晉公定鼎南門別墅堂是也其
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勝賞爲人歌數闋坐

客莫不掩泣杜甫贈詩其斷句云落花時節
又逢君者是也

四壁畫龍

開元中大早上於新池創一殿召馮詔正四
壁各圖一龍西壁一素龍蜿蜒若奮風雲隨
筆而生壁上鱗甲皆熱有白氣自簷無出池
中波濤洶湧俄有白龍乘雲而起風雨大作
牛炙白酒

杜甫客於耒陽爲令所厭甫因投詩令以牛

類記 卷之十六
炙白酒遺之飲啖過度而卒

按轡木陰下

上幸繡嶺宮宮隘而暑甚上使覘姚崇報曰
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上從之頓忘煩暑

鐵如意質酒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
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者取之不
誣

樂府雜錄

天子樂

宮懸四面天子樂軒懸三面諸侯樂判懸二
面大夫樂特懸一面士樂

文武舞

文舞居東執翟武舞居西執戚大常卿押樂
在樂懸之北協律郎執暈竿衣綠大袖戴冠
警鼓二人執朱幡引樂

驅儼

用方相四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熊裘

執戈揚盾口作讎讎之聲似除也偃子五百
小兒爲之朱褶青襦戴面具晦日於紫宸殿
前讎張宮懸樂

左右教坊

開元中置左右教坊以內官掌之又置樂官
院

八疊戲

樂有搭鼓卽腰鼓也昔有人父爲虎傷上山
尋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喪衣面

作悲啼蓋遭喪之狀也蘓中郎葩嗜酒落拓
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着緋戴帽狀
其醉也又有踏謠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跳
丸吐火吞刀旋繁斤斗悉屬此部

三代立論誥一身能唱歌

歌者樂之聲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之能者
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
自臍間出喉乃噫其詞卽分抗墜之音可致
遏雲響谷之妙有韋音者能歌本是士人嘗

自有詩云三代立論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

永新歌

開元中 內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入宮因號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朗月喉轉一聲響傳九陌一日大酺於勤政樓萬衆誼譁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永新乃撩髮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漁陽之亂六軍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

月夜凭欄聞舟中唱水調聲者曰此永新歌也登舟省之相與對泣後士人卒遂落風塵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阿母錢樹子倒

見上

張紅紅

大曆中才人張紅紅本與其父唱歌丐於其路韋青納爲姬嘗有樂工撰新聲未進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紅聽於屏後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歌罷青入問之云已唱得矣青出給

類言 卷之十六
云某有女弟子蚤曾唱此非新曲也隔屏唱
之一座失色敬宗召入宮宮中號記曲娘子
韋青卒紅紅奏曰妾本風塵丐者致身入內
不忍忘其恩因一慟而絕

米嘉榮

貞元中有田順郎長慶中有米嘉榮陳意奴
舞

舞者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驚鴻或
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軟

舞字舞花舞馬舞舞曲有綠腰蘓谷香掘柘
胡渭州團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于
地布成字也花舞着綠衣偃身合成花也馬
舞者攏馬人着綠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皆
應節奏也

舞劍器

開元中公孫大娘舞劍器僧懷素草書遂長
蓋准其頓挫之勢

胡旋舞

舞有骨塵舞胡旋舞俱於小團毬子上縱橫
騰踏兩足不離毬上

直項曲項琵琶

琵琶有直項者有曲項者古曲有所上桑范
擘石崇謝奕皆善此樂賀懷智以石爲槽鷓
鷄筋作絃鐵爲撥畫帶

記節奏

樂史楊志善彈琵琶其姑尤好本宣徽弟子
後放出宮居求穆觀中自惜其藝常畏人聞

每夜分方彈志懇求不允曰吾誓死不傳於
人志寄宿觀中竊聽脂韞帶以手畫帶記其
節奏明日詣姑彈之姑大驚志以實告因畫
傳其藝咸通中有未知郎嘉榮子也尤妙後
有王連兒

康崑崙曹保鄭中丞三事已見琵琶錄

琵琶錄

箏篳篥

箏者蒙恬造也篳篥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
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

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狂夫因溺於河其妻名麗玉撰此曲笙者女媧造也象鳳翼一名參差

李牟吹笛

笳樂也古曲落梅花開元中李牟獨步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牟吹笛有老父泛小舟來曰某少善於此政以牟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舟下二龍翼舟而聽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銀字管

感栗本龜茲國樂亦曰悲栗 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善此技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爲第一手或曰汝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者冠絕古今麻奴卽往定其優劣青席地令坐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自吹之麻奴泣謝曰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此不復吹也

五弦彈

真觀中趙壁妙於五弦白傅諷諫有五弦彈
弄參軍

始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
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經
年乃放後爲參軍大中以來弄假婦人又弄
婆羅門

擊甌

出於擊缶部道源以越甌十二雙旋加減水

以筋擊之

斷琴

成都雷生善斷琴天下無比

拍板

本無譜黃幡綽造譜紙上畫兩耳進曰俱有
耳道卽無失節奏也

宮聲往而不返

隋煬帝遊江都樂工笛中吹安公子其父曰
何得此曲對曰宮中新翻也父曰宮爲君商

爲臣此宮曲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

大郎神

天后朝一士人陷冤獄其妻配入掖庭因撰離別難曲以寄哀情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名曰非妾子終號怨

迴鶻

夜半樂曲

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鎖

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

冰蠶織錦

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清涼冰蠶織錦卽酬千金康得之不經復盡康卒樂人嗟之製爲曲子一名得寶子

望江南

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傳作楊柳枝

吹蘆管

宣宗吹蘆管自製傾杯初捻管令排兒辛骨
鈿拍不中上瞋視之骨鈿憂恐一夕而卒

黃聰

太宗戰馬曰仙遼馬斃上嘆惜命樂工撰此
曲

傀儡子

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
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乃造木偶人
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

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
耳後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鄙郎者髡髮善優
笑凡戲場必在排兒之首

徵音無調

舜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
般樂器至周改用宮商角徵羽減樂器至五
百餘般唐又減三百般太宗挑絲竹爲胡部
宮商角徵羽並分入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
有聲而無調

方響

胡部無方響緣直板聲不應諸調 太宗內
庫別收一片鐵名方響應二十八調之箏只
有宮商角徵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見聞雜錄

鸞孤奉職

張獻圖累舉不捷因老榜推恩始有班竹之
命寓書于室家曰汝作鸞孤吾為奉職

夢雌鶴生女

歐永叔在夷陵日遊姜詩廟潛禱嗣續家人
夢一鶴飛來自知是雌鶴果得一女甚端麗
至八歲或驚魘曰夢一鶴飛去不數日暴卒

夢燈

廣守數人連卒多先夢燈段燁作守夢燈徧
郡城未幾病卒

遂在西清

宋景劼舍人夢餘清殿學士未幾除寶文閣
學士制詞有在西清之語

池州李長史

張洞爲淮南轉運使夢人通謁云池州李長史後池中得大鯉卽夢也

四畏堂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爲一品不置姬侍宅後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宋公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沒之後稱家有亡以澹

喪用浣濯之衣鶴氈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墳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厝吾骸朽衣中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與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燭燒幘頭

河陽王相同鄭州陳相漏舍看文字燭焰燒
破陳相幙頭脚時王初以疾免班起居陳遂
換其中以入既去王相悔日是他頭上花發
却將我幙頭去未幾二公並罷相又寇萊公
李叅政昌齡張叅政泊龐相藉皆以墜馬後
數月皆罷政

倦游雜錄

張師政

竹不根而茂

寇萊公卒于海康詔許歸塋道出荆南公安

縣邑人迎祭于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
不根而茂邑人神之立廟于側奉祀甚謹

皂羅糊屏風

凡視五色皆損日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
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日也王丞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出自孤寒

張杲卿因登對仁宗日卿亦出自孤寒杲
日臣本諸生陛下擢臣今至中丞三子皆服

類詩 卷之十六
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虛位臣非孤寒陛下
乃孤寒也上嘉納

相逢不改舊時青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歸濟南城西張士
園亭宴飲題詩曰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
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
青

鍾離二詩

刑州開元寺壁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二詩

曰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知
任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莫厭追歡笑
語頻尋思雜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
見昇平有幾人

三司黠胥

陳貫爲省副三司一胥魁桀黠潛通權幸每
聲若使副在陽爲欠伸不敢當其禮陳頗不
平欲斥逐胥知其意奉事彌謹陳亦善待之
一日陳曰宅中欲請女客何人可幹胥曰某

類言 卷之十一
可督視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携小女于東
華門街挿紙標曰爲陳省副請女客監厨無
錢陪備今賣此女要若干錢潛結邏者以聞
陳竟罷職

無比店有巴樓

趙叅政致政歸睢陽宋門舊第更爲客邸時
號無比店李中師尹西京涼人新建酒樓李
悅其壯麗或大言曰有巴時人曰梁苑叔平
無比店洛師君錫有巴樓

十年騎馬聽朝雞

歐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秋曰笑
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旣而王介
甫秉政以右正字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
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
聽朝鷄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
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
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令所在青苗平錢
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

閣乎

倚閣春秋 見上

點絳脣詞

王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作院詞點絳脣
魏泰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
其詞曰秋夜微涼夢回明月穿簾幕芹梧蕭
索正遶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鴈空零落情無
托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盤量出剩

劉綽天聖中爲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都
在倉之糧凡收十萬餘石歸朝上殿具劄子
乞付三司收係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
量者餘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徇
頽情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
呂夷簡曾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
出剩斛斗致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是時
殿上甕罈可入亦入矣

藏擲詩

夏侯公詠雜手伎藏撇詩曰舞紉拋珠復吐
丸遮藏巧便百千般王公端坐無由見却被
傍人冷眼看

宗叔詩

張宗叔有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園林
准備閑

待哭斯人久矣

鄭向知杭州王耿爲浙漕互有論列而耿死
鄭往哭之盡哀或曰龍圖素惡端公今何慟

哭也范極曰龍圖待哭斯人久矣

詭謀殺娼

楊攷學士來京師應舉與一娼往來甚密娼
盡所有資之旣登第無以爲謝遂召爲妻同
歸襄陽去郡一驛謂曰我有室家久矣性悍
戾計當相困欲相咀藥爲死如何娼曰君能
爲我死我亦何惜卽共痛飲取毒藥和酒一
舉而盡攷執爵曰今偕死家人須來藏我之
尸汝之遺骸立投溝壑曷若我葬汝而後死

亦未晚娼曰爾誑誘我至此又詭藥殺我乃
大慟而死孜後終於祠曹外郎

金鑿長老

洗馬歐陽景素輕薄有金鑿長老以闕齋供
將貸米于玉泉長老乞書爲地景笑曰諾旣
至玉泉啓封乃一詩云胡蘆自去纏葫蘆

苑中獅子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時西城
獻獅子蓄於御苑日給羊肉平五斤率同列

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翻不及一獸石曰
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
耳安可並耶

權頓幞頭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鑿求見時華陽簿張
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
文鑿罩於其首文鑿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
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
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匍匐圖

陳烈勤尊古禮蔡君謨居喪烈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行此於是烏金欄鞞與二十餘生以手踞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笑君謨翳笑卽時卒遘畫匍匐圖

罨畫流蘓

昔人歌詩多言罨畫流蘓莫知其狀南恩州有匠人善錫銷亦不曉其事則曰京師所謂銀泥是也又曰能罨畫乃今之生色也常在

京師見貨凶具之家曰折却流蘓乃是四角之所繫線繪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蘓帳者古人係帳之四隅以爲飾耳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富相苦足疾多不入曾相將及引年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爲叅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庶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閣中彈指言苦子方屢爭於上前旣而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

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闕道苦子方死也
夢手捧天

韓魏公知秦州卧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
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始終言新法

王荆公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
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叛而復附或
出或入

眼前何日赤

國朝翰林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
府則兩人笏頭帶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
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巡內庭久者
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高麗求王平甫詩

熙寧中高麗使人求王平甫學士京帥題詠
有旨令元厚之錄以賜厚之時權尹京詣
平甫求新著平甫戲作詩曰誰使詩仙來鳳
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戲陳亞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後知南恩州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螳螂一文兩個真實不虛

舍人面色如衫色

胡旦白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謝泌知州常過庭飲酒面赤謝戲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曰學士心頭似幘頭胡是時服緋

閔羅見闕請速赴任

王介俊爽語言多易人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守湖州王荆公送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揮詩才不足多遙想邦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以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題爲十篇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駝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閔羅公笑曰閔羅見闕請速赴任也

下官蹤跡轉沉埋

張鑄以京東轉運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
葛源爲提舉坑冶取鑄脚色欲發薦狀鑄爲
詩曰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權綱勝一階若
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蹤跡轉沉埋

教坊雜劇

熙寧中教坊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
伶人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語其
神何所見云近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人披
金紫熟視之乃韓侍中手捧一物云獻國家

金枝玉葉萬年圖僧曰近入定坐至地獄見
閻羅殿側有人衣緋魚乃判都水侯工部手
中亦擎一物云爲奈何水淺圖云欲別開河
道爾時叔獻興水利規帝故也
鞏大卿獻放生

熙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權貴王丞相生日
卽飯僧具蔬籠鵲鴿以獻丞相方家宴卽於
客次開籠搯笏手取鵲鴿跪而放之每放一
鳥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一網打盡

蘇舜欽監進奏院因十月餘蹇神會館中同
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王自盜削籍
同會者皆至斥劉謂特相曰與相同一網打
盡

嚼男胎衣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胞衣細切五味煎調召
至親合宴嚼之不預者必忿爭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王粲丞相之次子有心疾娶龐氏不睦相離
而嫁之時侯叔獻死其妻幃箔不修丞相表
其事而斥去時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
部死後休妻

蜴蜥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今坊巷以甕貯水插
柳枝泛蜴蜥小兒呼曰蜴蜥蜴蜥興雲吐霧
降雨滂泥放汝歸去時蜴蜥不能盡得往往
以蜴虎代之入水卽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

我是蝸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杜園賈誼

陳和叔爲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質
朴時號執執顏回時孔文仲對制策言天下
有可嘆息慟哭者旣而被斥陳曰孔子真杜
園賈誼也王平甫曰杜園賈誼好對執執顏
回

盛天下蒼生

進士曹奎作大袖袍要盛天下蒼生揚衛簪

曰此但能盛一個耳

改裴公贊

張綬貌甚美常繪其容寄兄環環改裴晉公
真贊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爲將不爲相
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明年強健更重來

京師祭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
題詩齋宮曰隣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祠飲
酒盃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

天狗下勾當公事

曾鞏知襄州朝廷遣使按水利各辟三兩選
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
日天星墜于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
鞏曰小星必天狗下勾當公事也

山藥

本名薯蕷唐代宗名豫改爲山藥英廟諱上
一字却呼蕷藥

終慎思啓

終慎思家貧苦學儲潤之以書薦于士人之
富者殊無哀王孫之色終取書歸重又啓云
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
以空歸

茶牀謎

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常亞日近作一謎四箇
脚字直上四箇脚字直下經年度歲不曾下
若下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未曉亞云乃待制
廳上茶牀苟或宴會卽慳值風澁值雨也

落牙詩

曹琰郎中忽落一牙詩曰昨朝飯裏有粗砂
隱落公公一箇牙為報妻兒莫惆悵舌存足
以養渾家

不喜歌舞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以書寄王平甫曰
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喜日以談禪為事平
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理閉目不喜已是一
重公案

飛魚易名鴟吻

漢以宮殿多灾術有言天上有魚號 星宜
為其像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
有為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鴟吻狀
亦不類魚尾

體貌大臣

治平中國學試策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
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沈當世
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

沈美少也

貴老近親賦

歐永叔王試貴老爲其親 賦有進士云觀
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

平調二曲

昭陵梓宮發引王禹玉作平調二曲云玉宸
朝晚忽掩赭黃衣愁霧瑤金扉蓬萊待得仙
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軒天仗轉西畿旌旆入
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泪不見翠輿歸又云上

林春晚曾是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吹斷
催仙馭一去隔千秋游人重到曲江頭事往
涕難收空餘御幄傳觴處依舊水東流

錄公得替

大理寺丞路坦嘗宰相中一縣有神錄四年
方解佞坦贈詩云百里傳呼號錄公三年得
替普天同惟君四載過常例更有何人繼後
風其詩聞于朝奪坦一官而停之

無花果

木饅頭爲無花果味甘酸食之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多取爲茶牀高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頭或云嶺外刻木作饅頭底刻字云大中祥符一樣造五十雙談者之過也

今日誰非鄭校人

王介甫爲相引用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譖之者公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

彈御膳有髮

凡御史上事百日不言罷爲外官侍御史王平院滿百日未言事或云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入劄子乃彈御膳中有髮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鬢如之狀

范文正蚊詩

范希文監泰州西溪鹽場地多蚊蚋作詩云飽侶櫻桃重饑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用問前程

三拗

皇祐中長沙有三拗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而致慎樊著作三日一開頂一拗也蘓推官喪父樂飲林察推喪妻廬墓二拗也時有邊臣爲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平生不受賂三拗也

善謔驛

襄州南有驛名善却唐之善謔驛也乃淳于髡放鵠處柳子厚和劉夢得善謔驛莫淳于先生卽此地也

得意之所勿再往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口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着也馬留

京師優人以雜物布地遣沐猴認之卽曰着也馬留紹熙中狀元葉祖洽赴宴有下第進士作詩曰着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芳辰馬蹄莫踏亂花碎留與愁人醉作茵

宋羅江

慶曆中有親事官欄入殿門御史宋禧乞內
庭畜羅江之狗時號宋羅江亦曰宋神狗

類說卷之十六終

